

商人的 榜徨

• 王添財 •

我王某人，雖不敢自誇是富商豪紳，但在地方上，可也稱得上是知名之士。不說別，我名誌片上，那滿「近十行的頭銜，拿出來實在不會「失人禮」。平時為人又八面玲瓏，所以頗得人緣，人人都稱呼我是「里長伯仔」呢！在商界上，我王某人也頗吃得開，舉凡什麼「商會」，「獅子會」，「運輸社」，我都參加，至於那些「公會」，「聯會」之類，當然也必掛名有份。說真的，除了我那河同仔王永成兄，不敢与之相比之外，其他人，我想我王某人是不會遜色多少的。

想當年，沒有祖先庇蔭，「雙手而比金」，全靠白手成家，如今雖然是「吃得過」的人了，但却忘不了那吃番薯籐的苦日子。所以，對親戚朋友，難免出手有欠大方了些，但在商場上，與官方交際，却不落人。每逢有大官頭要做壽要媳，王某人的紅包，絕不輸給同行。不久前，為「十大建設」，吃了一頓特別早餐，慨

捐五十萬；最近，又因「愛國不敢後人」，又是出手兩百萬。寫支票時，雙手顫抖，慷慨之情可見一斑。不過，實不敢相瞞，如「十大建設」，未能如期完工，政府不早日反攻，我王某人遲早破產，但祈上天保佑，使我得以免此惡運！幸哉！

憑良心說，現在台灣，真是人人豐衣足食，家家有冰箱，電視機，吃得好，穿得漂亮，餐館、酒家、旅館，都是天天客滿，實在一片昇平之象。政府提倡觀光，遊客自四方來，真給我仲帶來一批大財富。我王某人，受益匪淺，所用旅館，無不每日高朋滿座，只是惹了財，却也惹上了「高血壓症」，有得不償失之慨。「行行有本難念的經」，旅館業也不例外，每日要应付那些「醉翁之意不在酒」的客人，就够你頭痛了。有些「住客」，是偶而外出「逢場作戲」的大官頭要，平常道貌岸然，私下官腔十足，招待如未能恰到好處，準會招來「查稅」之苦。甚至有「閨門大吉」之災，不能不小心。又有那些專程從日本來「參觀」的「四腳仔」，看他們一副色迷迷的蠢相，雖然內心作嘔，却不能打躬陪笑臉一番，其受罪之處，無法形容矣！這大概

是我王某人，良心未泯想不用而已吧！

台灣現時十分流行到外國去玩，尤其日本美國。有多少人甚至一去未返。政府開放觀光護照，是一大德政。听说辦理第一日，申請人數達一萬人可見人心向外。我王某人做事俐落去香港，走日本就像走衙下，一年來去教次，中東非洲也都去過說來却也慚愧只有美國却是初遊。一則听人說，美國人都番仔沒文明。再則言語不通有如鴨仔听雷。他說我不懂，有失面子。所以就遲，不敢去美。這一次去美算是給我「降手」半逼出來的。說什么人家水螺嫂說他家「老仔」有遠見，去年就想「去法買米條卡」隨時都能走「番仔反」，硬要我到美國來想辦法一下，以妨來日。女人之言且姑妄听之，反正遊美國一趟多少也能提高一點身份吧！

初上美國大陸，心驚肉跳，唯恐碰上坏人。記得出國前，承某長官看得起，來送行，一再叮嚀匪謀多不可亂參加聚會以免同流合污。我王某人謹記在心，一直不敢亂交朋友。只是在加州時，被一「同鄉」相邀在盛情

難却下，勉强參加了什麼台、粵同鄉會。原以為這些參加同鄉會的同鄉都是些想造反的人。出乎意料地發現這只是一些台灣人聚在一起吃一頓飯，聊些近況而已。替國民黨的杞人憂天暗，感到好笑。原來同鄉會也只不過是台灣同鄉們在一起吃一頓飯，話些家常的場合罷了。幸虧，在會中認識了些同鄉，對我王某人此次的話美實在幫助不小。但話又說回來，防人之心不可無，万事還是小心為要以免回台灣去被找麻煩。那才糟呢！

我王某人一向忠心愛國對政府衷心擁護。但在美流遊數月，所見所聞，除了自嘆古井之蛙，孤陋寡聞之外，心中對政府許多德政感而不解。尤其途中警圍美共建交，雖欲「處驚不憂」，但心惶意亂有如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小孩，不知何去何從。唉！但願几十年來辛苦的創業，不要付諸東流才好。輾轉難眠苦無對策。忽然「降手」之言在耳边回響，恍然大悟。還是女人聰明，何不「三十六計走為上策」。憑良心言要她來台灣，難免心有歉疚。但時勢所迫我王某人又何能替別人擔憂。天掉下來，讓別人去擋，不必再徘徊了，趕快想辦法去擋。

不管它是經由政變，兵變或是民變的方式被推翻，但就其人民的立場來看，只是政權的更迭，並非國家的變更。可是美中的建交帶給台灣人民的卻是一種新的刺激。這種新的刺激是除了推翻獨裁專制，建立民主以外，它含有更令人興奮的——建立“自己的國家”的良机的來臨。面對這股排山倒海的台灣人民獨立建國思想，蔣政權澤上之感，感到事態的嚴重，以及澤上之火，可以燎原的切膚意義。尤其使當權者惶惶然更感不安者，就是氾濫在那些特權階級者腦海裡的“剝削主義”的日益嚴重化。如在這兩股強烈的對比思潮裡，很自然地掌權者有力不從心，不能為所欲為的苦衷；因為任何錯誤的估計或行為，都有可能激發那兩股暗流的表明化，演致不可收拾的局面。

冷靜三思，蔣政權所以會落魄到如今的憔悴地步，可歸因於它的一黨專政，以及其体制的老僵腐化。基於這兩因素，該政權也就很難耕開代表“中國正統”的自欺欺人的神話，使它在千變萬化的世界局勢裡，失去了應有的機動性。老實說，三十多年來未改選的中央級

代表機構，如何可免於腐朽？三十多年來偷生於台灣，而未跨越中國大陸的事實，又如何能說服人，它代表了中國？眼見那群腐化又貪婪無能的官僚們，又如何能叫人信服他們繼承了五千年燦爛的中華文化？同樣地，今日高喊捐款救國的人，如何叫人相信他們的真心？很可能此輩就是明日“先天下之憂而憂”的牙利主義者。總之，筆者對那些廣大的勞動人民，小公教人員，以及為生活而奔波的小販商人，被迫“捐款救國”的無辜之災，寄以無限同情！

(上接第32頁)「商人的徬徨」

法「移民」美國才是認時務之英雄呀！

